

SHIJIEWENXUE

MINGZHU

世界名书文库

莎士比亚选集
(上)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名书文库

莎士比亚选集

(上)

[英]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第五幕

第一场 塞甫路斯。街道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衣阿古及洛德里哥上。)

衣阿古 来，站在这间屋子的后面；他马上就会来的。把你的宝剑从剑鞘中拔出来，看准了他马上刺过去。快，快；不要害怕；我就在你左右。无论成功或是失败就在今晚这一次行动了。要知道我们没有别的机会了。你得下定决心。

洛德里哥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也许我会失手。

衣阿古 我就在这儿，你的旁边。胆子放大些，站稳了。(退后。)

洛德里哥 我虽然对于这件事情不是非常关心；可是他讲的理由十分充足可信。反正不过是除掉一个人。出来，我的剑。他必死无疑了！

衣阿古 我已经激发出了他的作战热情了，他居然动起了怒来。不管是他杀死凯希奥，还是凯希奥杀死他，或者两败俱伤，对我来说，这都是一件好事。如果洛德里哥继续活在世上，总有一天他要向我讨还那许多我从他手里欺诈过来的并谎称将其送给苔斯狄孟娜的金银手饰，我可不能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但如果是凯希奥活在世上，他那种翩翩的风度和过人的才智，叫我每天在他身旁就有自愧弗如的感觉，而且万一那摩尔人向他当众质问起来，我的阴谋就会被戳穿，那时候我就会把自己逼上绝路，处于危险之中。不，他非死不可。就这样吧。我好像已经听见他来了。

(凯希奥上。)

洛德里哥 我认得出他走路的姿势，没错；正是他。——恶人，



你给我死吧！（拔剑刺向凯希奥。）

凯希奥 幸亏我穿着一身上好的盔甲，否则那一剑一定会将我的性命取走。让我也来试一试你的盔甲是否坚实吧！（拔剑刺伤洛德里哥。）

洛德里哥 啊，我一定要死了！（衣阿古自后刺伤凯希奥腿，下。）

凯希奥 我将从此终身成为一个跛足！救命啊！杀了人啦！杀了人啦！救命啊！（倒地。）

（奥瑟罗自远处上。）

奥瑟罗 是凯希奥的声音。衣阿古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我没有看错人。

洛德里哥 啊，我的的确确是个恶人！

奥瑟罗 千真万确。

凯希奥 啊，救命哪！快把火拿来！快去找医生过来！

奥瑟罗 那声音的确是他的。勇敢正直的衣阿古呀，你这样全心全意，为你的朋友报仇雪恨，真是难得！你给我一个榜样了。贱人，你的心上人已经在这儿死去了，你的末日离得也不远了。亲爱的淫妇，我来了！将你那狐媚的双眼的魔力从我的心头抹去；让你那充满淫邪的污点的枕席被淫邪的鲜血溅洒。（下。）

（罗多维利及珂莱希安诺自远处上。）

凯希奥 喂！怎么！没有守夜的巡逻兵？没有路人从这里经过？杀了人啦！杀了人啦！

珂莱希安诺 周围出了什么乱子啦？这叫声听来很是凄惨。

凯希奥 救命啊！救命啊！

罗多维利 听！

洛德里哥 啊，去死吧！该死的恶人！

罗多维利 好像不止一个人在那儿呻吟。今天的夜色特别阴冷黑暗，也许他们只是故意装腔作势引诱我们过去的，我们势单力薄，如果就这么冒冒失失过去了，恐怕会有什么不测发生。

洛德里哥 没有人来吗？那么我要在这世上流尽我身上的最后一

滴血了！

罗多维利 听！

（衣阿古持火把重上。）

诃莱希安诺 有人过来了，那人穿着衬衫，一手拿着火把，一手还握着武器。

衣阿古 那边是谁？什么人在那儿呼救？

罗多维利 我们不知道。

衣阿古 你们听见有人在远处呼救吗？

凯希奥 这儿，这儿！我在这儿！看在上天的分上，救救我！我的血快流干了！

衣阿古 到底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诃莱希安诺 这个人好像是奥瑟罗麾下的副官。

罗多维利 说得没错；一个勇敢无畏的汉子。

衣阿古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在这儿叫喊得这样凄惨？

凯希奥 来人是衣阿古吗？啊，我在这儿遭人暗算了，这辈子可能都要成为残疾人了！快来救救我！

衣阿古 哎哟，可怜的副将！这是什么卑鄙小人干的恶事？

凯希奥 我想在这儿还应该有个暴徒，他被我刺伤了，一定跑不了。

衣阿古 啊，该死的奸贼！（向罗多维利、诃莱希安诺）你们是什么人？还不快过来帮忙。

洛德里哥 啊，救救我！我在这儿。

凯希奥 他就是奸贼中的一人。

衣阿古 好一个杀人的暴徒！啊，恶人！（刺洛德里哥。）

洛德里哥 啊，不得好死的衣阿古！你的良心一定是被狗吞掉了！

衣阿古 竟敢暗剑伤人，想置人死地！这些凶恶的奸贼都躲到哪儿去了？这地方静得像一片墓地！喂！杀了人啦！杀了人啦！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罗多维利 请你自己识别我们吧。



衣阿古 是罗多维利大人吗？

罗多维利 您说得对极了，老总。

衣阿古 请宽恕我刚才的无礼言词。求救的是凯希奥，有一群奸贼刺伤了他，他倒在地上。

河莱希安诺 凯希奥！哦！可怜的人儿！

衣阿古 怎么样，我的兄弟？

凯希奥 我的腿被刺伤了。

衣阿古 哎哟，真是罪过！真是罪过！两位先生，请帮我拿着火把照明，我要脱下我的衫子，把这血淋淋的伤口包扎起来。

（毕恩卡上。）

毕恩卡 喂，出了什么事？谁在这儿大声呼叫？

衣阿古 谁在这儿喧哗！

毕恩卡 哎哟，我的最最亲爱的凯希奥！我的最最温柔的凯希奥！啊，凯希奥！凯希奥！凯希奥！凯希奥！

衣阿古 哼，你这个臭名昭著的娼妇！凯希奥，照你推测起来，大概是些什么人才会向你下如此的毒手？

凯希奥 我不知道。

河莱希安诺 我原本打算来找你，谁料竟有这样的灾难降临在你的头上，真是太让人气愤了！

衣阿古 借你的吊袜带给我一用。好。啊，要是现在我能舒舒服服地躺在一张椅子上被抬着回去，那该有多好啊！

毕恩卡 哎哟，你们快来看，他晕过去了！啊；凯希奥！凯希奥！凯希奥！

衣阿古 两位尊敬先生，我很怀疑这个低贱的人也是那些凶残的奸贼之一。——千万要顶住，勇敢的凯希奥。——来，来，借我一个火把。我们是否熟悉这张丑陋的面孔？哎哟！这不是我的同国好友洛德里哥吗？不。唉，真的是他！天哪！洛德里哥！

河莱希安诺 什么！就是住在威尼斯的洛德里哥吗？

衣阿古 说得没错，正是他，先生。你也认识他吗？

河莱希安诺 当然认识他！我怎么可能不认识他？



衣阿古 恕我冒昧，您是河莱希安诺先生吗？请您原谅，这些血淋淋的丑恶场面，使我对您照顾不周，失敬得很。

莱希安诺 不要计较那么多了。见到您，我很高兴。

衣阿古 你觉得怎么样啦，凯希奥？啊，搬一张椅子来！搬一张椅子来！

河莱希安诺 洛德里哥！

衣阿古 他，他，果然是他。（众人携椅上）啊！太好了，椅子。你们几个人把他抬走千万要小心。我就去把军医官叫来。（向毕恩卡）你，奶奶，你也不用在这儿虚情假意。——凯希奥，刚才被抬着的是我的好朋友，他死了。你跟他们之间有什么仇恨？

凯希奥 我和他之间毫无关系，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

衣阿古 （向毕恩卡）什么！为什么你脸色变得如此苍白？——啊！快将他抬进屋子里去。（众人偕凯希奥、洛德里哥二人下）等一等，两位尊敬的先生。姑娘。你脸色变的苍白了吗？你们看她的眼睛，里面分明充满了一股惊慌、恐惧的神色。哼，要是你把你的眼睛睁得如此之大，我们还要等着听一些新鲜的话从你口头说出来哩。留心看着她；你们看；你们看见了吗，两位尊敬的先生？哼，犯了罪的人，即使舌头僵住了，无法开口说话，也同样会不打自招的。

（艾米利亚上。）

艾米利亚 亲爱的丈夫，唉！出了什么事啦？出了什么事啦，丈夫？

衣阿古 凯希奥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遭到了洛德里哥等几个奸贼的攻击，洛德里哥已经死了。他也几乎送了性命。

艾米利亚 我最亲爱的丈夫，噫哟，好一位绅士！噫哟，好一个凯希奥！

衣阿古 这是他爱你的结果。艾米利亚，你去问问凯希奥，他今天晚上的晚饭是在什么地方吃的。——什么！你听了这句话就浑身打颤吗？

毕恩卡 他在我家里吃饭；可您要知道我之所以浑身打颤并不是因为你所说的这个原因。



衣阿古 噢，他在你家里吃的晚饭？那么请你跟我走一趟！

艾米利亚 呸，呸，呸，你这不知廉耻的娼妇！

毕恩卡 我不是娼妇；夫人，我跟你一样清白。

艾米利亚 你敢说跟我一样清白！呸！真不要脸！

衣阿古 两位尊敬的好先生，让我们去帮助帮助这可怜的凯希奥吧！我们需要把他的伤口扎好。来，姑娘，对我们你必须讲老实话。艾米利亚，你赶快往城堡跑一趟，告诉将军和夫人这儿所发生的一切。诸位你们先请吧。（旁白）今天晚上是我命运的转折点，如果不能青云直上，那么从此就要一蹶不振了。（同下。）

第二场 城堡中的卧室

（苔斯狄孟娜睡在床上，一束阳光照耀室内；奥瑟罗上。）

奥瑟罗 只是为了这一个原因，只是为了这一个原因，我的灵魂！圣洁的星星啊，我真的不愿向你们说出她的名字！只是为了这一个原因……可是我不愿看见她的鲜血在我面前飞溅，也不愿破坏她那如白雪般皎洁、如石膏般腻滑的肌肤。可是她又不得不死，否则她不知还会陷害多少世间的男子。让我将这一盏明灯熄灭，然后我就要将你的生命的火种熄灭。柔和的灯光啊，如果我后悔将你的火种吹灭，那么我仍旧可以把你重新点亮；可是你，我美丽的妻子，世间最漂亮的精灵啊，你的火种一旦被我熄灭，我不知道再到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天上的神火的种子来重新点燃你原本夺目的光彩！我既然摘下了蔷薇，就不能再给它已经失去的生机，只好让它枯萎凋零；但当它还在枝头绽放的时候，我要闻一闻它的迷人芳香。（吻苔斯狄孟娜）啊，甜美的呼吸！你几乎诱动了一颗公道的心，使她折断他的利剑了！再一个吻，再一个吻。希望你到死都保持这样的姿态；我要杀死你，然后再爱你。再一个吻，这是最后的一吻了；这一吻是如此的销魂，却又是如此的惨痛无比！我已无法控制我的泪水了吗？然而这些是无情的眼泪。这一阵阵隐痛是神圣的，因为他最疼爱的娇妻将由他本人来亲自发落。此刻她醒来了。



苔斯狄孟娜 谁？是奥瑟罗吗？

奥瑟罗 嗯，苔斯狄孟娜。

苔斯狄孟娜 您要歇息了吗，我的主帅？

奥瑟罗 你今晚有没有向主祈祷过，亲爱的苔斯狄孟娜？

苔斯狄孟娜 祈祷过了，我的主帅。

奥瑟罗 要是你想到在你以前走过的岁月中，如果还有什么罪孽不曾向上帝坦白并请求得到宽恕的，就赶快恳求他的恩赦吧。

苔斯狄孟娜 暖哟！我的主帅，您为什么要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奥瑟罗 嘿，求您祈祷吧，别拖泥带水；我就在一旁静静地等着您。我不希望在你的灵魂毫无准备的时候杀害你；不，这是天理难容的罪行！我不愿也不希望你的灵魂连同你的肉体一并被我杀害。

苔斯狄孟娜 您是在说杀人之类的事儿吗？

奥瑟罗 嗯，是的。看来你的确很聪明。

苔斯狄孟娜 那么愿上天可怜可怜我吧！

奥瑟罗 阿门，但愿如此！不过已经太晚了。

苔斯狄孟娜 如果您还能这样说，我希望您不至于对我下此毒手。

奥瑟罗 哼！

苔斯狄孟娜 可是您让我觉得害怕；因为当您不停地转动你那副机敏的眼珠子的时候，我知道您起了杀心，我不知道我究竟害怕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犯下了什么罪，可是我就是觉得害怕。

奥瑟罗 好好想想你的罪恶吧。

苔斯狄孟娜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罪，除非我对您忠贞不二的爱情也算是一种罪恶。

奥瑟罗 那么好吧！你必须因此而死。

苔斯狄孟娜 一个人被杀是为了爱，那样的死是理所不容的。唉！您为什么这样用劲咬着您的下唇呢？您的全身已经被一种饮血的欲念所震撼，这便是最好的征兆；可是我希望，我希望您的这一腔怒火不是对我而发的。

奥瑟罗 闭嘴，不要再让我听见你说半个字啦！



苔斯狄孟娜 尊命，主帅。可是请您告诉我究竟为了什么事？

奥瑟罗 那条我给你的心爱的手帕竟被你这个贱如送给了凯希奥。

苔斯狄孟娜 不，我以我的生命和灵魂对天起誓！您去叫他来当面对质。

奥瑟罗 好人儿，当心不要让虚假的誓言欺骗上帝；你的死已在眼前了。

苔斯狄孟娜 不，您现在还不能将我处死。

奥瑟罗 我就要你在此刻死去，所以赶快坦白招认你的罪恶吧；即使你可以对你做过的每一件事发誓否认，也不能让我对这件使我痛心的事情持半点怀疑的态度。所以你必须立刻死。

苔斯狄孟娜 那么愿上帝可怜可怜我吧！

奥瑟罗 阿门。

苔斯狄孟娜 希望您也能发发慈悲！我生前从不曾得罪过您，也从不曾在凯希奥身上大肆施予过上天所不容的非份的爱慕之情。我没有给过他任何东西。

奥瑟罗 我可以对天发誓我亲眼看见他手里的那方手帕就是我的那方手帕。机敏过人的妇人！你使我的心变得坚硬；我本来想把你作为献祭的牺牲，现在你又激起了我本性中欲为屠夫的恶念来了。我亲眼看见了那方手帕。

苔斯狄孟娜 那么一定是他在什么地方拾到的；我没有给过他。叫他到这儿来，让他供认事实的真相。

奥瑟罗 他已经供认了。你还有什么话说？

苔斯狄孟娜 供认了什么，我的主帅？这不可能。

奥瑟罗 供认了他已经和你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苔斯狄孟娜 怎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吗？

奥瑟罗 嗯。

苔斯狄孟娜 我相信，他绝不会这样说的。

奥瑟罗 是的，他的嘴现在是开不了了，他已经死在了正直的衣阿古的手下了。



苔斯狄孟娜 啊，因为我心中的恐惧，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一切！
什么！你已经将他处死了吗？

奥瑟罗 即使他的每一根头发就是一个生命，我的复仇的怒火也会把它们一个一个毫不留情地吞下。

苔斯狄孟娜 唉！有人要故意陷害他，以至于我的——生也从此随之断送了！这太不公平了。

奥瑟罗 不知羞耻的娼妇！你要当着我的面为他伤心哭泣吗？

苔斯狄孟娜 啊，我的主帅，您可以把我放逐，可是请您不要杀我！

奥瑟罗 跪下，娼妇！

苔斯狄孟娜 明天再处决我吧！让我活过今晚！

奥瑟罗 不，如果你想挣扎——

苔斯狄孟娜 求你再给我半分钟的时间！

奥瑟罗 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不存在挽回的余地。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

苔斯狄孟娜 那么请允许我作最后一次祷告吧！

奥瑟罗 你不觉得太迟了吗？。（扼苔斯狄孟娜咽喉。）

艾米利亚 （在内）喂！主帅！主帅！喂！主帅，主帅！

奥瑟罗 这是谁的声音在大声叫喊？什么？你还没死吗？还没有完全死去吗？虽然我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可是我还是有几分慈悲之心的；我不愿你再在这人世上受一刻痛苦。好，好。（拔剑刺向苔斯狄孟娜。）

艾米利亚 （在内）喂！喂！主帅！主帅！

奥瑟罗 是哪一个人在高声叫喊？

艾米利亚 （在内）是我啊，主帅！我有重要的消息带给你。

奥瑟罗 是吗？这是艾米利亚。——请你稍等！——她已经死了。她一定是来向我报告凯希奥的死讯。在屋里我就已经可以听到外边的嘈杂的声音。嘿！连动弹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吗？沉寂得像一片坟墓。要不要让她进来？合适不合适？我怎么看见她又在动了，不，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要是一会儿她进来，她一定会跟我的妻子说话。



我的妻子！哦！我的妻子！嘻！什么妻子？我没有妻子。啊，太尴尬了！啊，多么不幸的时光！我想现在日月应该躲进厚厚的云层了，即便是饱受惊吓的地球看见了这种可怕的场面。也要吓得魂飞魄散。

艾米利亚 （在内）啊！啊，仁慈的主帅！请您允许我进去对您说句话儿吧！

奥瑟罗 哦，对不起！我忘记了。啊，进来吧！艾米利亚。请您稍等片刻，我这就来开门。让我先拉下帐幕出来。你在哪儿？（打开门锁。）（艾米利亚上。）

奥瑟罗 你到底有什么事要汇报？

艾米利亚 啊，啊，仁慈的主帅！那边出了一桩人命案啊！

奥瑟罗 你说什么！就在此刻吗？

艾米利亚 是的，就是刚才，主帅。

奥瑟罗 那都是因为月亮所走的轨道发生了偏差，它现在距离地球比以往常短，所以人们都常常会失去了常态，近乎于疯狂。

艾米利亚 哦，主帅，一个名叫洛德里哥的威尼斯青年让凯希奥杀死了。

奥瑟罗 洛德里哥被杀了！那么凯希奥死了没有？

艾米利亚 不，凯希奥还活在这人世。

奥瑟罗 凯希奥居然还活在这人世！那么是那只蠢驴杀人找错了对象，我本来还想痛痛快快地报复一场，没想到又有了变故啦！

苔斯狄孟娜 啊，可怜的人儿，死得好冤枉呀！

艾米利亚 喂哟！那是什么声音？

奥瑟罗 哪！你说什么？

艾米利亚 喂哟！那不是夫人的声音吗？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夫人，请您再跟我说句话吧！亲爱的苔斯狄孟娜！啊，亲爱的夫人，快醒醒啊？你说一句话呀！

苔斯狄孟娜 我的死是无辜的。

艾米利亚 啊！是谁干这等丧尽天良的事啊！

苔斯狄孟娜 谁也没有干；一切都怪我自己。永别了，我最亲爱的朋友，请代我向我的仁慈的夫君说声谢谢。啊，永别了！（死。）



奥瑟罗 啊！是谁将她这么无情地刺死了？

艾米利亚 唉！唉！天知道是谁？

奥瑟罗 她刚才是不是对你说是她自己干的。我可以对天发誓，不是我杀死她的。

艾米利亚 是的，她确实是这样说的；我只好按照这个事实去报告。

奥瑟罗 就算最后她到了地狱的火牢，都还不愿说出事情的真相。告诉你吧！是我杀死了她。

艾米利亚 啊，啊，那么她将仍是一个可爱的天使，而你却仍是一个黑心的杀人恶魔！

奥瑟罗 她干了让世人不耻的事，她其实是一个十足的淫妇。

艾米利亚 一定是你冤枉她，你是个杀人恶魔。

奥瑟罗 她轻浮得像小溪中的浪花。这我知道，你不用为她辩护。

艾米利亚 主帅，你说她轻浮，你自己才像烈火一样粗暴无情。啊，她是圣洁而忠贞的！

奥瑟罗 她背着我和凯希奥通奸，不信你可以去问你的丈夫吧。啊，要是我对待她并没有理由就采取这种极端恶劣残忍的手段，那么，在我死后就会被打入地狱的底层！对于这一切，你丈夫是最明白的。

艾米利亚 哦，我的丈夫！

奥瑟罗 是的，就是你的丈夫。

艾米利亚 他确实知道她背叛了你的爱情吗？

奥瑟罗 嘿，他知道她跟凯希奥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嘿，如果她是个贞洁的妇人，那么即使上帝用一颗完整的宝石为我另外造一个世界，我也不愿把她拿去做为交换的条件。

艾米利亚 哦！我的丈夫！

奥瑟罗 嗯，他是最先让我知道这件事的人。他是个正真的人，他最痛恨那些偷鸡摸狗的行为。

艾米利亚 哦！我的丈夫！



奥瑟罗 妇人，为什么你要重复说这句话呢？我是在说你的丈夫。

艾米利亚 啊啊，夫人！因为你的善良多情，反而遭到了奸人的陷害和愚弄！我的丈夫说她贞！

奥瑟罗 正是他而不是别人，妇人；我说的是你的丈夫；你听得懂这句话吗？我的亲爱的朋友，你的丈夫，真真正正正直的衣阿古。

艾米利亚 上帝啊！要是他真的说了这样的混帐话，愿他恶毒的灵魂每天一分一寸地糜烂！他所说的都是一派胡言、现在看来这个可怜的女人对你这种卑鄙的男人那么痴情，真是可太可惜了，太不值得了。

奥瑟罗 嘿！你才是一派胡言！

艾米利亚 现在，随便你把我如何处置吧。你不配有这样的好妻子，你这种行为日后定会遭到上天的报应的。

奥瑟罗 给我闭嘴！贱人！

艾米利亚 哼！你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可以伤害我；因为一个心都碎了的女人，是不会惧怕任何伤害的。！啊，笨蛋！傻瓜！像污泥一样愚蠢的家伙！你已经做了一件全世界最最愚蠢的事——对你的剑我毫不畏惧；即使你要将我的生命处死二十遍，我还是要说你是个罪恶的人。救命！救命啊！救命！摩尔人杀死了他的妻子！摩尔人杀死了他的妻子！摩尔人杀死了他的妻子！

（蒙塔诺、珂莱希安诺、衣阿古及其他人等上。）

蒙塔诺 什么事？怎么了，主帅！

艾米利亚 啊！啊！你来了吗，衣阿古？看你做得好事，这下你可是要替人背负杀人的罪名了！

珂莱希安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艾米利亚 如果你还算个正人君子，那么请赶快否认这恶人所说的话吧；他说你是你指证他的妻对他贞的。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说这种话的，你才不至于丑陋到这般田地。快说吧，我的心都要被撕裂了。

衣阿古 我只不过把我自己的看法告诉了他；我对他所说的话，都已经由他自己一一证实了。



艾米利亚 可是你有没有对他说她破坏了她的贞洁？

衣阿古 我确实对他说过。

艾米利亚 天那！你说谎，一个可恶的，十恶不赦的谎！对着我的灵魂发誓，这是一个谎言，一个罪恶的谎言！她跟凯希奥私通！你说她跟凯希奥私通吗？这太荒谬了，不是吗？

衣阿古 跟凯希奥私通，太太。好了，好了，请管好你的舌头吧！

艾米利亚 我就是不愿管好自己的舌头；我必须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我们那美丽善良的妻子就在这张床上被人活活地谋害了。

众人 啊，天下竟然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艾米利亚 这都是你编造的谎言，引起了这场血案。

奥瑟罗 各位尊敬的客人，不必惊慌，这事情完全属实。

珂莱希安诺 真有这样的事，那可新鲜了！

蒙塔诺 啊，恶人的行为！

艾米利亚 啊！诡计！诡计！诡计！我现在想起来了。啊！诡计！那时候我就对你起了疑心；这下我要悔恨至死了！啊！诡计！诡计！

衣阿古 你说什么！你疯了吗？快给我滚回家去！

艾米利亚 各位尊敬的先生，给我个机会在这儿陈述一个事实。照理我应该偏心于我的丈夫，可是现在我的良心无法再让我偏心于他了。衣阿古，也许，我永远都不会再踏进那个家门一步了。

奥瑟罗 啊！啊！啊！（瘫坐在卧床上。）

艾米利亚 哼，你躺下来抱头痛哭吧；因为你已经亲手杀死一个世间最最温柔纯洁的人。

奥瑟罗 啊，她是淫荡的！你变得让人难以认识啦！叔父。那边躺着的是您的侄女，刚才我的双手让她停止了呼吸，我知道这样的行为在世人眼中看来是多么的惊人而残酷啊！

珂莱希安诺 可怜的女主人苔斯狄孟娜！幸亏你父亲已经离开了这个罪恶的人世；而你的婚事是他的致死的唯一原因，使他原本就衰老的生命倍受悲伤的摧残。如果他现在还活在人世，看见这种凄惨的



场面，一定会干出一些极其疯狂的事情来的；他会哭天抢地、对天叫骂，赶走了身边的守岁神明，结束自己的生命。

奥瑟罗 这的确是一件伤心的事；可是据衣阿古所说她曾经跟凯希奥有过许多次下流无耻的行为，并且凯希奥自己也已经招供了。她还把我给他的定情礼物送给凯希奥，作为他对她殷勤侍奉的报酬。这种事让我蒙受了极大的耻辱。我看见他手里就拿着它；那是一方手帕，是我母亲从我父亲那里得来的一件古老神秘的纪念品。

艾米利亚 天啊！天啊！天上的神明啊！

衣阿古 够了，闭住你的那张臭嘴！

艾米利亚 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暴露的，事情总有一天会暴露的。闭住我的臭嘴？不，决不，我要像北风一样自由地说话，就算天神、世人和魔鬼都一齐来嘲笑，辱骂，羞辱我，我也要说出我心里想说的话。

衣阿古 你还是放聪明一些，回家去歇着吧。

艾米利亚 我说了，我不愿回家。（衣阿古拔剑欲刺艾米利亚。）

珂莱希安诺 呸！你难道还会向一个妇人动用武力吗？

艾米利亚 天哪！你这愚蠢的摩尔人啊！你所提及的那方手帕，是我偶然拾到的，并且把它给了我的丈夫；虽然这块小小的手帕算不得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却几次三番恳请我帮他偷出来。

衣阿古 多嘴多舌的淫妇！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艾米利亚 唉！她怎么会送给凯希奥！唉！不，它是被我拾到了，我又把它交给了我丈夫。

衣阿古 贱人、你说谎！你在说谎！

艾米利亚 苍天在上，我没有说谎；我没有说谎，各位尊敬先生。请相信我，我没有说谎。杀人的蠢货啊！像你这样一个愚笨的人，怎么配得上这样完美的一位妻子呢？

奥瑟罗 真希望天上能够有像雷霆一样的石头打下来。好一个奸贼！

（向衣阿古冲过去；衣阿古举剑刺向艾米利亚逃下。）

珂莱希安诺 这妇人被刺倒在地；他也亲手杀死了他的妻。



艾米利亚 是，是、是；啊！把我放在夫人的身旁陪伴她而去吧！

河莱希安诺 他逃跑了，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蒙塔诺 这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暴徒。这剑是我从这摩尔人手里夺下来的，现在你拿着它。来，在外面将门把守好了，不准他出去；他如果想逃走，你就将他就地处决。我要去追捕另一个罪大恶极的犯人，那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蒙塔诺、河莱希安诺下。）

奥瑟罗 我的勇气也离我而去了，即使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懦夫都可以轻易地从我手中夺下我的剑来。但是现在，正直最终还是败在了奸恶的手里，那么，哪里还会有荣誉这种东西的存在呢？让一切都归于幻灭消失吧！

艾米利亚 您唱的歌谣是一个预兆吗，夫人？听，你可否听见我的声音？我要像天鹅一般，在临死时分有人为你歌唱。（唱）

杨柳，杨柳，杨柳……摩尔人，她是忠贞圣洁的；她非常爱你，凶狠的摩尔人。我说的话全部属实，愿我的灵魂能够享受上天传播的福音；我的话是跟我的思想相符的。我将要死去，我将要死去。（死。）

奥瑟罗 在这屋子里我还有一柄剑，那是一柄西班牙的宝剑，是浸泡在冰泉的水中炼制出来的。啊，我找到它了！叔父，请放我出去。

河莱希安诺 （在内）你要是敢轻举妄动，那么就会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你现在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所以只好束手就擒了。

奥瑟罗 那么请进来陪陪我吧，我有话对你说；否则我就算是手无寸铁，也会不顾一切跟你拼一拼的。

（河莱希安诺重上。）

河莱希安诺 又出了什么事？

奥瑟罗 哦！我有一柄剑；任何一个战士，只要佩上这把剑，就永远没有人能够与之比美了；就是凭着我这柔弱的臂膀和这柄利剑，我曾经冲在二十倍于你们这样人数的包围之中，奋力杀敌；这只是无聊时说起的大话啊！没有人能够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现在我也已经